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艰难时世

〔英〕狄更斯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艰难时世

[英]狄更斯 著
樊金新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狄更斯于 1812 年 2 月 7 日生于朴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的父亲是海军中的小职员，嗜酒如命，交朋好友，挥霍无度，经常入不敷出。他从小能演会唱，常被父亲带到酒店表演节目。10 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第二年，他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他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时，由于包装熟练，曾被雇主放在橱窗里当众表演操作，作为广告向众人展示，这段经历在他心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从而产生了对不幸的儿童深厚的同情和坚决摆脱贫困的决心。他只上过几年学校，他广博的知识和文学素养主要靠自学和深入生活获得。16 岁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广泛了解社会。后担任报社的采访记者，熟悉议会政治中的种种弊端。24 岁时与报社出版人霍加斯的女儿凯瑟琳结婚，这桩婚事由于性格和趣味上的差别，给他的创作、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带来了不幸。他的文学创作是在采访之余开始的。他常带着笔记本在伦敦偏僻的角落和乡村漫游，为日后的创作搜集了丰富的素材。他一生刻苦写作，笔耕不辍。晚年常常白天写作，晚上应邀去朗诵自己的作品。繁重的劳动、家庭和社会上的烦恼，以及对改变现实的失望情绪，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 年 6 月 9 日在写作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时离开人世。

狄更斯生活在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小资产者贫困、破产，无产阶级遭到残酷的剥削而沦为赤贫。当时在英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给予狄更斯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反映了宪章运动时代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但他始终是个改良主义者。他同情劳苦人民的同时，又对革命的前途，抱有犹疑和恐惧的心理。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揭露它的罪恶，但他不主张推翻这一制度。他希望通过教育和感化来改造剥削者，并依靠他们的善心和施舍来消除社会矛盾。他以生动、幽默的笔触，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他从事创作的34年中，他写了14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在他去世时正在抒写的未完成之作），以及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等。

在《艰难时世》(1854)中，作者以漫画的手法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提出了劳资对立的社会问题。纱厂厂主庞得贝最喜欢他的工厂冒的烟，说那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东西，因为那是他的幸福的源泉。他认为对人的爱是“愚蠢的幻想”；任何穷人若有同样聪明才智和事业心都会象他一样地平步青云富有阔绰。因此，工人应对自己的贫困负有主要责任。作者描写了工人凄惨的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反映了宪章运动中拥护暴力和拥护道德力量的两派之间的斗争。而作者不赞成以革命手段解决劳资矛盾，而主张用爱来调和矛盾。而在阶级之间的冲突上，作者还是站在工人方面反对资产阶级。

约翰·罗斯金认为它是狄更斯小说中最好的一部，毫无疑问，《艰难时世》是19世纪最重要的一部社会小说。

狄更斯经常被说成是伟大的幽默家，但更重要的是他是文学上伟大的革新家。他描写为数众多的中、下层社会的小人



物，这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空前的，真实地反映了英国 19 世纪初叶的社会面貌，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



目 录

第一卷 播种

第一章	惟一需要的东西	1
第二章	天真被扼杀	3
第三章	漏洞	10
第四章	庞得贝先生	16
第五章	主调音	25
第六章	史里锐马戏团	32
第七章	斯巴塞太太	48
第八章	不要感到惊奇	56
第九章	西丝的上进	63
第十章	斯梯芬·布拉克普儿	73
第十一章	毫无出路	79
第十二章	老太婆	88
第十三章	瑞茄	94
第十四章	大厂家	103
第十五章	父亲和女儿	109
第十六章	丈夫和妻子	118

第二卷 收获

第一章	银行里的宝藏	125
第二章	詹姆斯·赫德豪士先生	141
第三章	狗崽子	151
第四章	同胞弟兄们	157
第五章	厂主与工人	166
第六章	逐渐地消逝了	175
第七章	火药	190
第八章	爆炸	206
第九章	听完话了	222
第十章	斯巴塞太太的梯子	232
第十一章	越走越往下	238
第十二章	下来了	249

第三卷 进仓

第一章	另一种需要的东西	255
第二章	可笑之极	263
第三章	非常果断	275
第四章	失踪	285
第五章	觅到	296
第六章	星光	306
第七章	逮捉狗崽子	317
第八章	富有哲学意味的话	330
第九章	结局	338



第一卷 播种

第一章 惟一需要的东西

“坦率地说，事实是我所要求的惟一的東西。除此之外，不要教給這些孩子們其他的東西。生活中最需要的即是事實，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該連根拔掉。要鍛煉有理性的動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實，因為其他任何東西對他們而言都是毫無意義的。這是我教育自己的子女和這些孩子時所遵循的共同的原則。老師要抓住事實不放！”

這是一間不夠美觀、沒有什麼陳設、單調的拱形教室，講話的人說完一句話之後，便在那位教師的袖子上用他那方形的食指橫劃一下以加強語氣。講話的人那象一堵牆壁般四四方方的額頭也在起着加強語氣的作用，而他的雙眉就是那堵牆的牆根，他的眼睛在兩個為牆所遮蔽着的、寬綽深暗的窟窿中藏身。講話的人那又闊又薄卻又硬梆梆的嘴巴，那無轉彎余地的、枯燥的、專橫的聲音，都在幫助他加強語氣。講話的人的頭髮也是如此，它們好象一排枞樹，豎立在他那禿頭的邊緣，擋住了吹到光頭上來的風，而那禿頭的外表如葡萄干餡兒餅上的硬皮一般凹凹凸凸，這顆腦袋似乎也沒有足夠的地方來儲藏



那些生硬的事实。一切都在帮助讲话的人来加强语气。这包括他的顽强姿态，四四方方的外衣，四四方方的腿，四四方方的肩膀，甚至是那条象顽强的事实一般炼就来的，并紧紧掐住他喉咙的领带。

“在生活当中，我们惟一需要的就是事实，老师。唯有事实！”

这个讲话的人和一个教师、另外还有一个成年人，都略微向后退了一步，用他们的目光扫射着当时规规矩矩坐在斜坡形地板上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准备把无数的事实灌输进他们的脑子，直到灌满得要溢出来为止。



第二章 天真被扼杀

“先生，我叫汤玛士·葛擂硬。是个专讲实际、讲究事实而胸中有打算的人。我这个人为人处事都从这条原则出发：即二加二等于四，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等于更多。先生，我叫汤玛士·葛擂硬，这是毫不含糊的。先生，我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准备随时秤量人性的任何部分，并且将准确的答案告诉你。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你可能有希望把别的什么无聊信念灌输到乔治·葛擂硬，或者奥古斯都·葛擂硬，或者约翰·葛擂硬，或者约瑟夫·葛擂硬的头脑中去，但不要妄图将这些灌到汤玛士·葛擂硬的脑子里来。”

葛擂硬先生总是以此自居的——无论是在自己小圈子里的熟人当中，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无疑地，汤玛士·葛擂硬先生现在对他面前的那些即将被事实充满大脑的孩子们，也是用这种说法来介绍自己，只不过他用“男孩子和女孩子”来代替“先生”这个称呼。

实际上，当 he 从前文提到的那两个窟窿中向他们狠狠地瞅着的时候，他仿佛一尊被事实塞满到口边的大炮，一炮就要把这些孩子轰出了少年时代。他又象是一架装配了一种可怕的、机械地调和而成的料剂的通电的器具，并打算用这种料剂来填补衰走幼稚幻想后所形成的空缺。

葛擂硬先生用他那正方形的食指正端端地指着说：“第二



十号女学生，我不认识那个女孩子。她是谁？”

第二十号女生涨红了脸，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说明道，“西丝·朱浦，老爷。”

葛擂硬先生说：“西丝算不得学名，别管自己叫做西丝。叫你自己做塞西莉亚。”

“是父亲管我叫西丝的，老爷，”这个女孩子又行了个屈膝礼，用战战兢兢的声调回答道。

“那就是他的不是了，”葛擂硬先生说，“告诉他不要叫。塞西莉亚·朱浦。等一等。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请您原谅，老爷，他是在马戏班里的。”

葛擂硬先生皱了皱眉头，然后仿佛想把这讨厌的职业哄走似地甩了甩手。

“我们这里不愿意知道什么马戏的事，你不必告诉我这个。你的父亲是训练马匹吗？”

“请原谅，老爷，在马戏场里，他们的确要驯马的，如果他们有马可驯的话。”

“在这儿，你不必告诉我关于马戏场的事。那么就算你父亲是个驯马的人。我敢说，他也能够医治马的病吧？”

“是的，老爷。”

“那么，很好。他是个兽医、马掌铁匠和驯马师。告诉我，你认为马的概念是什么。”

西丝·朱浦对这个要求简直弄得惊惶失措了。

“第二十号女学生竟然不能说出马的概念！”葛擂硬先生为了对这些孩子们进行教育而这样说道，“第二十号女学生不能掌握关于一个最普通的动物的事实！哪个男孩子能给马下定义？毕周，你说说看！”



也许是毕周身处一束阳光之中的缘故吧，那个正方形的手指，点来点去，忽然点着他。那么阳光从那间刷得雪白的屋子那没有帘子的窗口直射进来，同样地也照着了西丝。因为这些孩子们是男女生分开坐在斜坡形的地板上，当中隔着一一条狭窄的走道。西丝坐在阳光直射的那一排的拐角上，而毕周却坐在另一边离西丝还有几排之远的拐角上，他恰好接触到这道阳光的尾巴。但是，这个女孩子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是如此的深，她似乎能从照射她的阳光中吸取那较深而较有光彩的色素，而那个男孩子却刚好相反，他的眼睛和头发是那样的淡，以致被同一道阳光吸去了他原来所仅有的那一点儿色素。他那双淡色的眼睛几乎不能算是眼睛，幸好他更为苍白的短睫毛烘托出了眼睛的形状。他那剪短了的头发跟他额上、脸上的沙色雀斑几乎成为一色。他的皮肤看起来是不健康的，因为它缺少了自然的色素，如果他被刀割了以后，可能连流出来的血也是白的。

汤玛士·葛擂硬说：“毕周，说说马的概念。”

“草食类。四足动物。四十颗牙齿，包括二十四颗白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到春天就换毛，在沼泽的地方还会换蹄子。蹄子很硬，但是仍需要钉上铁掌。看牙齿可以得出它的年纪。”毕周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

“好了，第二十号女学生，”葛擂硬先生说，“你知道什么是马了吧？”

她又行了一个屈膝礼，脸涨的不能再红了。毕周说完以后，立刻把眼睛迅速地对着汤玛士·葛擂硬先生眨巴了几下，他那闪动着的睫毛被阳光一照如同昆虫的触须，他在他那生有雀斑的额头上用指节抹了一下，坐了下来。



第三位绅士这时就走上前来。这个人拥有善于把无论什么东西都弄得枯燥无味的特长。他是个看模样仿佛是拳师的政府官员，他时常在锻炼自己，以便准备好一套办法用来向大众喉咙里灌药，在他那小小的办公室时常传出他的声音，似乎随时在准备跟全英格兰比武较量。继续用拳斗的术语来打比方，他有能耐随时随地准备好站在拳击开始线上，表明自己是个不易被打倒的凶狠的对手。他对待任何问题，都像拳师似的跑到台上去，用右手一拳把它打伤，又用左手紧跟一拳，稍停一下，就交手，还击，把对手逼到那围住拳赛台边沿的绳子旁边，扑上去打他个落花流水。他时常将常识打击得毫无还手之力，使这个可怜的对手倒下去连数一、二、三、四……的声音都听不见。他接受了上级的命令来推动官僚政治进入黄金时代，使官员们好在地球上耀武扬威。

这位绅士抱着两膀，精神勃勃地笑着说：“对极了，这就是马的定义。孩子们，你们喜欢用画了马的花纸来糊房间吗？”

片刻之后，半数的孩子异口同声地叫道：“喜欢，先生！”另一半看了看那位绅士的脸色就知道“喜欢”是错误的回答，便又一齐高叫着：“不喜欢，先生！”——这样的提问通常会遇到如此的回答。

“当然不。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过了一会儿，一个肥胖而动作迟缓的男孩子喘息着，鼓着勇气回答道，因为他宁可油漆房间而不用纸糊。

“你必须用纸糊！”那位绅士有点冒火地说。

“无论你喜欢与否你必须用纸糊。别告诉我们你不喜欢用花纸来糊房间。这是什么意思呀，孩子？”汤玛士·葛擂硬先生说。



在一段沉闷的寂静之后，那位绅士说：“那么，我来告诉你们不应该用画着马的花纸来糊房间的原因。你们在日常生活中看见过马会在房里的墙上走来走去吗？——你们看见过吗？”

答案仍是一半肯定一半否定。

“当然没有见过，”那位绅士用一种愤怒的目光瞟着回答错了的那一半人说，“不用说，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在哪里也找不到，更看不见。所谓‘风趣’，只不过是‘事实’的别名而已。”

汤玛士·葛擂硬先生表示赞许地点点头。

“这是一个伟大的新发现，”那位绅士说，“现在，我再来试试你们看。假定你们要用地毡来铺房间。你们是否会选择有花的地毡？”

现在大家都心中有数，知道“不喜欢，先生！”总是对那位绅士的问题的正确回答，因此绝大多数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不喜欢”。仅仅有几个软弱的彷徨不定的人说“喜欢”，这其中包括西丝·朱浦。

“第二十号女学生，”那位绅士沉稳而有把握地微笑了一下，因为他听出了讲话的是谁。

西丝满脸绯红地站了起来。

“如果你是个结了婚的成年女人，就要用有花的地毡来铺你的房间或者你丈夫的房间。是不是？”那位绅士说，“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那个女孩子回答道：“对不起，先生，我是非常喜欢花儿的。”

“因为这你就要让花儿受到桌椅的挤压，为人们所践踏吗？”



“这对花儿丝毫无损呀，先生！它们不会被压坏，也不会枯萎，是不是？它们同以前一样仍旧会是那样漂亮而悦目的图画呵，并且我还幻想——”

“嗯，嗯，嗯！但是你不可以幻想，”那位绅士洋洋得意地叫道，因为他正要强调这一点。“对！抛开那些幻想。”

“塞西莉亚·朱浦，这样的事情你绝对不可以做，”汤玛士·葛擂硬先生一本正经地重复着。

“事实，事实，事实！”那位绅士说。汤玛士·葛擂硬先生也附和着将这个词强调了三遍。

“在任何事情上，”那位绅士说，“你们必须受事实的限制和支配。我们希望不久便会有一个由事实委员们组成的事实委员会，他们会强迫人们变成只遵守事实原则的人。你们必须将幻想抛诸脑后，断绝与它的一切联系。跟事实相抵触的东西不应出现在任何有用的物件或者装饰品上面。事实上你们是不能践踏花草的，因此也不能允许你们在有花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你们并没看见过奇奇怪怪的鸟儿和蝴蝶飞来落在碗盏上，因此也不能准许你们将它们画在碗盏上。四足动物是不可能在墙壁上走动的，因此你们就不可以用有四足动物的花纸来糊墙壁。为了这种目的，”那位绅士说，“你们必得要用那种由能够加以证明和阐释的几何图案拼凑而成的花纸和地毯，不过可以把那些几何图案略加改变，就是说，它们的颜色还得用原色。这是个新发现。这就是事实。这就是风趣。”

这个女孩子行了个屈膝礼，坐下来了。由于太年轻，当她听说这个世界将仅仅被事实所充斥时简直给吓呆了。

“好了，如果麦却孔掐孩先生准备在这儿教他的第一课的话，”这位绅士说，“承您邀请，葛擂硬先生，我非常乐意观摩



一下他的教学方式。”

葛擂硬先生表示异常感谢。“麦却孔掐孩先生，我们只等着您了。”

于是，麦却孔掐孩先生就全力以赴开始讲课了。他和其他的一百四十位小学教师，如同钢琴腿一般，是在同样的时间、地点与原则下，新近制造出来的。他答复了许许多多令人头痛的问题，经过了各式各样的考验。他精通正字法、语源学、句法，以及诗歌作法、传记、天文学、地理学，加上宇宙概论、复比例、代数、大地测量与水准测量、声乐和写生等各门学问。在几经艰难挫折之后，他的名字出现在女皇最荣誉的枢密院所发表的 B 字号教师名单中，同时在数学、自然科学、法文、德文、拉丁文和希腊文方面，他也都了如指掌、应运自如。世界上所有的流域的细节，所有民族的全部历史，所有的河流与山脉的名字，所有国家的一切出产和风土人情，及其疆界和在罗盘三十二方位上的位置他通通都了解。唉呀，未免知道得过多了吧，麦却孔掐孩。如果他学得稍微少一点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教得更好！

他这次的试教，跟《阿利巴巴和四十大盗》中的摩根安那没有什么不同。他把坐在他面前的孩子们逐个看了一遍，想知道他们的脑子里究竟装着什么。我说，好一个麦却孔掐孩！当你准备在每一个罐子里都灌满二百摄氏度的热油时，你是否以为就会把那藏在里面叫做“幻想”的大盗给烫死呢——或者，有时候仅仅只是使他成为残废和畸形而已！